

房龙 真知灼见
系 | 列

房龙谈心录

Van Loon's Lives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常绍民◎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房龙谈心录

Van Loon's Lives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常绍民◎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龙谈心录 / (美) 房龙著; 常绍民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3

(房龙真知灼见系列)

ISBN 978-7-5143-4539-1

I. ①房… II. ①房… ②常… III. ①历史人物—生
平事迹—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①K8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4306 号

房龙谈心录

-
- | | |
|------|--------------------------------|
| 著 者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 译 者 | 常绍民 |
| 责任编辑 | 周显亮 哈曼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 × 1000mm 1 / 16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4539-1 |
| 定 价 | 29.80 元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当然你们从未见过弗里茨叔叔，他在你们出生前很久就离开了人世。很遗憾。你们该会喜欢他的。他是那种会到中心公园边散步边喂鸟和松鼠的老绅士。那些老绅士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各种小动物们喜欢吃的东西。小鸟和松鼠闻到了食物的香味，纷纷落到这些慈善家的肩头，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寻找着它们认为属于它们的合法财物。

就弗里茨而言，如果他还活着，该是你们的“名誉”叔父。快乐、善良、宽容和理解是他赐予这个世界的礼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毫不吝啬地向人们施舍这些珍贵的财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智者在岁月之初便认识到了这一点），真正属于我们的唯一宝藏埋藏在我们朋友的心中。

在我出生的国度里，人们仍然在16世纪卡尔文思想冰期的影响下忍受着痛苦，而像他这样的品格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欢迎。所以，尽管我们在年龄上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米德尔堡老修道院的餐厅里相遇后，我们仅在5分钟之后便成了朋友。我们之间的密切交往仅持续了几年的时光，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它是在费勒城和那片令人愉快的废墟的不可思议的魔力中度过的（一座真实的城市、一个普通侯爵领地的首府）。该城坐落着几百座老房子，许多花园，保留着无穷的回忆——这个不同寻常的小小伊甸园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以至于我们几乎觉得没必要再与外界接触。一想到我们可怜的当代人，我们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怜悯，他们命中注定要在诸如伦敦、巴黎、纽约或里约热内卢这样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力的小村落中度过一生。

既然已经断定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地方（至少在我们的钱用光之前是这样），吉米和我买了一座很舒适的房子。由于该房建于1572年，因此看上去显得过新、十分炫目耀眼，与周围仍然显示着哥特式建筑风格决定性影响的邻里建筑很不协调。不久以后，弗里茨也决心加入这一群真正的智者当中。他是在检验了从塔希提岛到百慕大的所有其他乐土之后才最终得出这一结论的。

即费勒城是能够回答“一个文明人在哪儿才有可能以最低限度的不满和最大限度的精神满足来度过自己的一生呢？”这一问题的唯一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们度过的那段感到极大满足的短暂时光就这样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弗里茨和我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所了解到的东西可能要比我们曾经亲临（即使思想与精神并不总是与身体同在）听讲的中学、学院和大学教给我们的东西还多。十分碰巧的是（幸运的巧合）弗里茨和我都从不真正严肃地从事任何一种体育锻炼，虽然我们认为对大多数其他人来讲这是一件好事，结果，我和弗里茨过去常常在他那有着高高窗子（在低地国家雾气很大的部分光线是非常重要的）的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消遣，而这一直让吉米感到迷惑不解，他像其他真正的美国人一样一直奇怪于这样的现象：两个人仅仅坐在那里聊天——除了坐着聊天外无所事事——他们可能从中有意识地获得什么样的乐趣呢？

可是那恰恰是我们所想要的一切。我们愿意坐在那里聊天，直到说服上帝出了天堂，魔鬼返回了地狱，我们喜欢在太阳系上做文章并以此为乐，我们把银河当成保龄球道，让参宿四作为保龄球滚动，看看我们一球能击倒黄道十二宫中的几个（我们把黄道十二宫当作球柱）。

我们觉得可以自由地将图书馆人名卡片目录上的每一个名字从抽屉里取出来放置一边以供特别研究；然后（所有好图书管理员的最大罪过），如果我们觉得某个名字并不真正属于那些伟大者或仅次于伟大者的姓名之列，我们很可能会将它撕掉扔进港湾或完全销毁。

现在我想向你们讲述一天上午——在圣诞节休假期间——当我拜访弗里茨、准备与他共饮11点钟咖啡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坐在他餐厅的窗前，一边望着对面的市政厅钟塔，一边谈论着吉米和我邀请在当晚进餐的客人。弗里茨说：“很遗憾我们无法邀请这座老钟塔在某一天也来拜访我们，哪怕与我们一道喝一碗豆汤也好！它已经在那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一定见过许多的事！它应该能够向我们讲述许多我们见到时会觉得有趣的各种人物的有趣故事。”

“听着，亲爱的弗里茨，”我回答说，“为什么你、露西和我们其余的人会在费勒？因为这样的地方不再真正存在了。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是‘记忆变成了现实’。我们已经厌倦了到处充斥着小机械和实际东西的生活以及白费力气各种活动，我们开始逐渐讨厌我们所珍爱的现代文明的剩余一切，它们让我们哈欠连天，让我们感到只想喝瓶啤酒。因此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既然在费勒一切都不是实际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处理事实了。”

“一次绝佳的演说，”弗里茨说，“可是这与我打算邀请钟塔来赴宴，并向我们讲述我们乐意见到的各类人的故事有什么相干呢？”

现在轮到我打断他了。“在我们能够以同等的努力和资金得到最佳者时，为什么偏要寻求较次者呢？如果我们能邀请一座哥特式钟塔来坐在你的餐桌前，那么要邀请一位在过去5000年中一直在坟墓中沉睡的古巴比伦君主也不会太困难的！”弗里茨表示同意。“你说的有些道理。”

“那么，”我提议，“我们这样做如何？不会有人阻止我们这样做。”随后我们开始罗列一个我们希望会见的人和现在打算邀请的人的总名单。

这花了我们很长时间。不是因为合适的候选人不够，而是因为请他们参加晚会要有什么样的条件？起初我们非常看重这一点，丝毫不敢造次，把人分成许多类，诸如好人、坏人，对生活持乐观态度的人和持悲观态度的人，喜欢吃煮羊肉的人（我们很高兴地发



古市政厅的钟塔俯瞰着小镇

现，这种人极少）以及讨厌煮羊肉的人。直到后来有一天弗里茨向我说：“这样行事恐怕不合适。把人分成确定的类别看上去是件无望的工作。他们都是些善与恶的混合物，很难把他们完全区分开来。我们把所有这些哲学考虑抛开，请那些我们打算会见的人赴宴（而不由于其他原因），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说些什么，不是一件乐事吗？”

这看上去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下面需要确定的是在一周的哪一天邀请人做客最合适。弗里茨不必太费心地照管生意（那是个人们把办公公司的动机付诸实施就可赚钱的幸福的时代），认为他几乎总可以在周五晚上驱车由阿姆斯特丹赶到费勒，或者乘周六上午的邮政列车赶到弗莱辛。这样晚宴就定在周六晚7时，因为我们小村习惯于早睡。此后又遇到了让客人吃什么的问题。稍作考虑，我们以为最好（尽我们所能）向他们提供他们生前习惯的同样的饮食。这将意味着我们要对古代食谱进行大量认真的研究，但亨利·迈耶（他对过去的出版社无所不知）会为我们找到这些早就为人遗忘的著作，同时我们离巴黎和伦敦也不算远，可以从那里搞到所需要的其他东西。

在就餐时是否要放音乐？要放，也不要放。音乐固然会对交谈造成很大障碍，但谨慎使用，且使用得法，在你遇到陌生人时就会打破僵局，使客人的心绪平和，更乐于交谈。弗里茨有一台优质留声机，并且有可供每一场合、每次聚会使用的录音唱片。他告诉我他准备把留声机交给我使用，我们可把它放在楼上某间卧室里，这样声音不致太大，可能会使客人以为我们专门为他们雇用了整个管弦乐团。

我们又遇到了最后的一个问题。“你了解这些人，”弗里茨说，“至少你对他们有一点了解，因为那恰恰是你的工作。但对我来说，我对他们大都只闻其名。那么你为何不专门为我写点东西介绍他们呢？仅仅简要介绍一下他们是谁、做了些什么即可。我不想出丑，当着苏格兰的玛丽的面谈匕首——这可能有失检点，同时征服者威廉可能不想多谈私生子问题。”鉴于弗里茨要照料款待客人的各种实际事务——（或者更正确地说，他要付账单），我感到这种安排是公平的，就允诺他，每个星期三晚上，他就会收到由特别专递寄去的有关将要邀请的下一位客人的情况介绍，即外交人员所说的“短文”——对客人的经历和成就所作的简短介绍，陈述一下其世俗经历中最重要的事实和日期。

但你会问，我们到底如何与这些遗骨散布在地球各处、辞世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人联系上呢？关于这一点，我将会在其他时间告诉你们。这实际上非常简单，但此时应当保密，顺便说，这是一种属于我生活中最幸福的回忆的秘密——对完美的友谊的回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42年5月8日

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旧格林尼治新费勒

目录



01 谈心晚会开场：伊拉斯谟首先赴约 / 2

02 音乐世家巴赫和绘画世家勃鲁盖尔 / 42

03 文坛巨匠：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
莫里哀 /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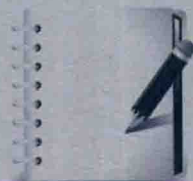
04 哲人神韵：笛卡儿与爱默生 / 86

05 曲终人散：最后一位客人杰弗逊 / 132

房 龙 谈 心 录



房龙谈心录



01 谈心晚会开场： 伊拉斯谟首先赴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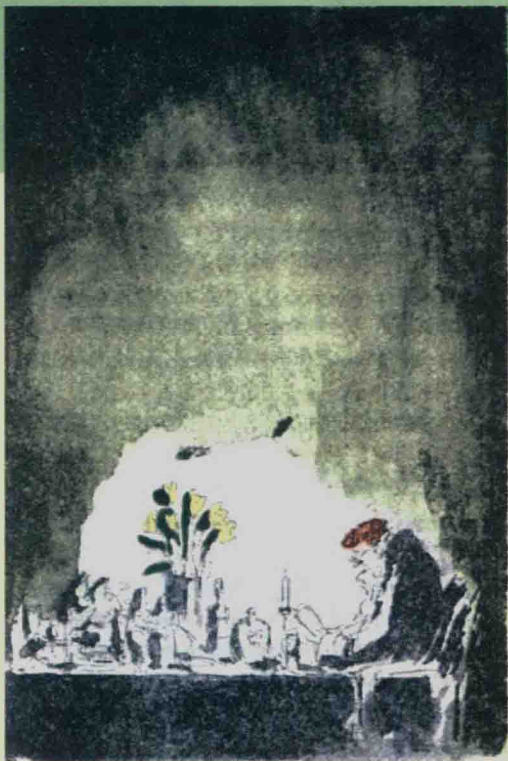
第一位应邀前来的客人是德西德里·伊拉斯谟，他准时赴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为开心的晚上。

我和弗里茨曾断言我们的计划能够实现，但当发现事情极为简单时，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对望一眼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我们把食指与中指交叉成十字架祈求好运，屏住呼吸，决定等着瞧瞧在我们明确卷入进去之前下一次聚会如何进行。

我们曾事无巨细地进行磋商。但在明确自己的意图到底何在，获知自己要做的事微乎其微后，我们没有遇到其他难题，也从未有人要求我们为自己的诺言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们知晓的只是，在我们这一方，一应行事都将“庄重得体且有条不紊”——因为在讨论之初，我们天性执着于某种半《圣经》式的词汇，一旦遇到仍将是重大奥秘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绞尽脑汁，破解久已为人遗忘的文献。此外，我们最郑重其事地承诺，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尽可能地让客人感到舒适，力求让他们感到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曾放言不以任何可能令他们为难的问题打搅任何一位客人，不论我们对其私人生活中某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何等地好奇，同时我们不过于深究他们的某些行动背后隐含的动机，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行动一直不太合情合理。

如果他们自己提出这类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稍作探究，但

伊拉斯谟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



必须记住，我们未来的同伴大都生活得异常艰辛，倾向于成为具有非常敏感的平衡的神经系统的人。他们在同代人那里受到的折磨，致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希望在其余生中，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不再与人类有任何联系，因而，一旦他们谢绝邀请，我们决不可有任何强制之举。

根据分析，许许多多的人会非常热心地应邀前来做客。匆匆一瞥昔日熟悉的场景，会使他们对现有的生存方式更为安之若素。但我们在任何一次谈话中都不得采取主动，应当让他们自己引出他们希望讨论的话题，同时他们应当拥有来去的绝对自由。

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限制。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在一个字条上写下打算请的客人的名字，把这一文件放在守卫费勒旧市政厅礼仪性楼梯的石狮下面。此外，我们必须等着瞧。

说实在的，在伊拉斯谟真正出现、坐在桌首椅子上透过怪里怪气的旧眼镜向我们微笑之前，我们一直确信这不过是一场梦，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

我们决心按既定方针行事，不表现出仍在困扰我们的一丝怀疑。我们互相打气说，最糟不过是我们定做了一顿讲究的饭菜，花了一些荷兰盾购买几瓶葡萄酒和几盘不易弄到的唱机唱片；假如第一位客人没有露面，我们将穿过街道，请一位邻居取代他来做客，这样我们可能不致有太大问题。现在要做的事是选谁来做我们的第一位客人。

第一个涌上我们心头的是伊拉斯谟的名字。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极为自然的。首先，我呱呱坠地的城市正是他的故乡，而外在体质方面的某些相似总是使我不由自主地怀疑，在该中世纪小镇中，他和我必定有着共同的祖先。当然，可怜的伊拉斯谟是私生子，过深地追查他的出身太过鲁莽。我认识到，这一主题困扰了史学家几百年之久，与伊拉斯谟本人面谈一次也不会有太大功效。不过，找到机会安静地研究和比较我们的客人和我自己的双手——丢勒^①向我们展现的伊拉斯谟的双手以及冯·布雷为我的拍照片中的双手，其本身仍是件令人真正高兴的事。另外，说服伊拉斯谟到费勒来做客可能不会太难，因为在他生命的一段时期，我们这个小镇曾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伊拉斯谟天性是位爱交际的人。与他自己的意愿非常不合，他被迫就任圣职。这样做是因为他母亲在他们弟兄很小的时候就死于瘟疫，母亲的亲戚和遗嘱执行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脱身，免得承担令人不快的责任（这是两位没有特别的有价值财物的私生子），因而他们实际上是提着脖颈把这两位可怜的幼童投进了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名叫斯特恩，位于古达城附近。终其一生，伊拉斯谟都不会忘记这一冷酷无情、令人厌恶的地点；我曾在特尔古镇

①丢勒：全名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年5月21日出生，1528年4月6日去世，是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画家、版画家、装饰设计家和理论家，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的画作体裁广泛，形式多样，代表作有油画《四圣图》、铜版画《骑士、死神和魔鬼》及为圣哲罗姆、伊拉斯谟等所绘的肖像画等。

度过四年绝对说不上幸福的童年生活，对此深有同感。

但这些苦行誓约一旦发出，就具有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作用，它们使伊拉斯谟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不能与人类中女性那一半建立任何种类的正常友情。有证据表明，这是令他大为光火的一个原因。这不是由于他对床第之欢感兴趣。但是，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位善于辞令的人所具有的非凡力量，他乐于置身于他那个时代正常的社交生活之中。不过，不久他就发现，他不得不穿上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服使他难以进入欢乐的聚会场所。结果，在其降生之后七十年的生活中，伊拉斯谟很少与我们有时很不理智地称为“较温柔的性别”的女性直接接触。

然而，在美化费勒古老的市政厅正面、至今仍在美化市政厅（除非希特勒先生突发奇想作出改变）正面的雕像中，有一位叫作安娜·冯·博尔塞林的女人。这位夫人楚楚动人，从各方面说都是一位贵妇人。假如她不是爱上邪恶之人并嫁给他（无疑更为糟糕），她本会厕身于历史伟人之林。她配得上她那不幸的同胞的庇护人（只要她仍有支付能力）的称号，后者尽管撰写一封封有说服力的请求性的书信，但从未真正取得可以称为“得到认可的地位”，直至他年事已高，享有如日中天之声名，不再在意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之时。

博尔塞林其父沃尔弗德曾是泽兰最富有、势力最大的贵族。他是弗莱辛、费勒的领主，拥有的庄园地产数几乎堪与米德尔堡的男修道院院长们相比肩，后者是整个荷兰南部最大的资本家：但沃尔弗德不善经营。为了与当时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勃艮第公爵们一争高下，他一掷千金，沉溺于炫耀财富之中。当他辞世时，沃尔弗德留给女儿一个精致的饰有各种必要纹章的盾牌，但决不像她认为的那样富有。

很幸运，她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到30岁时她成了寡妇，此时她决定

安娜夫人

明智行事，退隐到她在诺德贝弗兰岛上的地产（位于费勒城对面），这样她就可以一门心思地教育孩子，在其混乱的私人财政中建立少许的秩序。

那时，低地国家远离文明中心。博尔塞林的安娜认识到，假如她想把其长子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绅士，得以在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中取得名声，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睿智之士那样光彩照人，她必须让他受到远在北海沿岸各小城愚钝的教师所提供的教育之上的教育。这样她就问了几个问题，了解有无可能延聘一位真正胜任的教师。那时，她的一位好朋友推荐某位叫作赫里特·赫里茨苏恩（在知识界开始以德西德里·伊拉斯谟为人所知）的人，他实际上是鹿特丹本地人，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掌握了一种最典雅的拉丁文体，极为博学。

此外，这位年轻的德西德里·伊拉斯谟虽然卑贱，出身不明，但彬彬有礼，负有圣职，因而合适的年长女伴问题不会讨厌地冒头。由于他刚刚获得自由，正在寻求适宜的职位，因而他无疑会乐于接受博尔塞林这样的贵族之家的邀请。



安娜令人发出了延聘信函，并把一应事项（包括工资在内）都安排得极为妥当。这种工资对贫穷的、一直生活拮据的伊拉斯谟而言，看上去必定像一位穷学者的祈祷得到了完美的回报。天哪，就在那时，安娜夫人下决心爱上一位仪表堂堂但一无用处的荷兰年轻贵族，并表现出嫁给他的意愿。

对她的许多亲戚来说，这桩婚事很不受人欢迎。出于某些原因，他们逐渐把她看作永久性的寡妇。盛怒之下，他们雇用了那一律师遍地都是的时代的所有律师，采取措施迫害他们不幸的远亲，没完没了，毫不停顿，以致事态平息后，她和她的继承人差点全都毁灭。但当伊拉斯谟满怀希望地北上，会晤待在考特根城堡的未来的雇主时，这些不幸的发展仍未显露出来。伊拉斯谟幻想这位美貌、慷慨资助文学艺术活动的恩主不仅让他充当她的年幼的儿子的私人导师，而且会倾听他那不过分的建议，即让他拜访一下意大利的大学（当然由她出资）可以使他的服务更有价值，因为到此时他只是从巴黎和剑桥捡拾到零星半点的学问。

就这样，他攀鞍登上安娜·冯·博尔塞林好意送给他的马，在仆人的陪伴下（因为，没有人照顾他，他可能无法旅行），启程前往他的生身之地，寻求新的未来。

不久他就感到失望至极，他呈献给他的女施主的宏伟的拉丁文诗篇——在诗中他把他的安娜与女王狄多^①之妹安娜、耶稣的祖母安娜、先知撒母耳之母安娜相比拟——完全是浪费时间、墨水、精力和羊皮纸，因为这位贵妇人看上去根本不知道那些与她同名的名人是何路神仙。与同代多数女性相

^①狄多：迦太基的建国者和女王，拉丁史诗中说她坠入艾涅阿斯的情网，因艾涅阿斯与她分手而失望自杀。参见维吉尔的史诗《艾涅阿斯纪》。

比，她读写能力更高一些，但她无意于成为一位女才子。当这位人文主义者告诉她，他打算把他的《阿达吉亚》献给她的次子阿道尔夫时，她仍然冷漠超然，只是问道：“什么是阿达吉亚？”

这令伊拉斯谟大为震惊。他把这些《阿达吉亚》视为鸿篇巨制。它们由800条希腊和拉丁谚语组成，这些谚语均是他呕心沥血汇集的，可以充当无害的小钉，可以在上面系上远非无害、极其辛辣对当代事务的观察心得，这些观察使他成为我们现代的专栏作家群落的缔造者。

在他单纯的念头中，或者说作为一位被视为当代最有前途的年轻人文主义者的人，他自负地认为，在这样一部世人翘首以待（就像今人如饥似渴地盼望着让·西贝柳斯的第九交响曲问世那样）的著作的题献页上写她的次子阿道尔夫的名字，安娜·冯·博尔塞林定会感到极其荣幸。但希腊和拉丁谚语超出了安娜的知识范围，因而这种奇怪的关系在两人会面前维持在一种极不肯定、令人极为担心的状态中。会面后伊拉斯谟将发现，他的富有的施主虽在名义上拥有良田千顷，但日常生活只能靠某些较忠实的农民的慷慨大方来维持。

因而，她不可能是伊拉斯谟终生梦寐以求的开明、慷慨的恩主，不可能是他幻想的善良的仙女，不会赠给他安特卫普或巴黎或罗马的某一著名银行的汇票，使他得以全身心投入到文学活动，而不必把大量精力浪费在费时、所得有限的没完没了的撰稿中，以换得衣食之需。

为伊拉斯谟作传的人对这一不幸事件大都没有认真注意。但在弗里茨和我看来，对一位接连遇到失望之事的人而言，这在他的生活中寓意良多。因为，正是在这一倒霉的对诺德贝弗兰的造访期间，伊拉斯谟有了一次冒险经历。对这一经历，我们的一些同代公民熟谙在胸，他们是从其祖父那里听来的，他们的祖父是自他们的曾祖父那里听来的，由此一代一代上溯，直至15



瓦尔赫伦岛和诺德贝弗兰岛之间的大片水域覆盖着一层坚实的冰床，任何船只均无望通行。

世纪末叶。

2月初，伊拉斯谟抵达费勒，由此他将乘船到诺德贝弗兰他的新理想地。这年冬天比往常更为严酷。瓦尔赫伦岛和诺德贝弗兰岛之间的大片水域覆盖着一层坚实的冰床，任何船只均无望通行。这样一来，瓦尔赫伦和其他岛屿间的交通联络不得不长时间的中止。伊拉斯谟抵达费勒之前几天，暴雨如注，相伴而生的是坚冰突然融化，随后，非常出人意料，风向由东转西，寒风大作，冻雨突降，水域和陆地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滑不唧溜的冰。要想抵达目的地，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徒步而行。

“瞧，”伊拉斯谟在其后不久致函友人威廉·芒乔伊说，“安娜的城堡就在眼前，但坚冰的海洋使我们无法抵达目的地。狂风咆哮不止，另一岛上两个人该日上午试图穿过冰层到我们所在的岛上来，结果不得不无功而返。然而，这意味着怒吼的暴风对我们来说是顺风，在背后驱动着我们前行。因而，我蹲伏在堤坝上，在冰上滑行。我臀部着冰，用一根长棍做舵，借助它定准方向；正如我所料，风在后面相推，把我直送到目的地。这无疑算是一种新式航行。

“上面是对我的旅程——一长串悲惨的冒险经历——所作的如实记述，但随之而至的是同样连续不断的令人愉悦的经历。

“我安然无恙地抵达我的女主人费勒的安娜的家。我该如何向你描述这位最高贵的女人的礼貌、慷慨和仁慈呢？比她更正派、更明智、更有魅力的女人肯定尚未问世过。”诸如此类。

这些奉承性的言论自然是在这位热切的朝圣者对这位贵妇人无力清偿债务，对真正的思想活动不感兴趣的真实面目有了确切了解之前讲出的。然而，伊拉斯谟确实到了费勒，他必定在那儿度过了一段时间，住在某位商人或艺匠的房子里，可能对当时处于建筑最后阶段的市政厅之美怦然心动，所